



浙江丽水古堰画乡

那山,那水

□秦汝璧

我最喜欢坐在观光旅游列车上,这与我不喜欢开车一致。若是坐在列车上,一面听身后人讲话,不拘讲什么,又是与好朋友坐在一起,紧紧地挨着,难得讲一些真话,此时列车轰轰的声音便是天然的屏障。好比小孩子知道自己的母亲就在客厅内,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,即便窗外狂风暴雨,时不时有雷电的紫光闪在玻璃上。我也喜欢看列车启动的那一刻,行人往来的喧嚣归于整齐安静,重逢与离别立刻凸显,悲喜忧欢也如此令人回味。

我自小生活在扬州,照理说,生命中并不缺水。且我又生于1991年,正值那年发洪水的时候,后来听我外祖母回忆那时说:“家里都能看到鱼。”连厨房间的灶台都被淹没了。到处是明晃晃的水光,像是有无数支杨家枪在眼前刺过来刺过去,的确很吓人。我母亲大着肚子躺在木船中,我父亲和大伯扶着船舷一路攀爬到医院。洪水退去,一切回归日常的轨道,水又回到了江河湖泊。

我童年时几乎生活在水边,往哪里走几步都能看到波光闪耀。我外祖母的家依傍小河,每次去上学,外祖父都要撑一条小木船载我过河。冬天河水结冰,我还在漆黑的美梦里,从河岸那里就传来一阵捣碎冰的声音。声音在岸边回荡,像一个人受了冻在打哈欠。劈开一条小水路,我祖父的大手已经红彤彤的了,好像并不怕冷,要用血的热来融化这一冰天雪地。他深一篙浅一篙地把我送上岸,一定会大声关照道:“你慢一点!”

第二天,劈开的河路又结上一层冰,我感到格外可惜。外祖父又在那砸冰了,再次劈开一条河路,重复昨日的动作与关照。外祖父丝毫不觉厌烦,极有耐心,好像我的童年时光就该如此缓慢悠长。

一个从小生活在水边的人,现在却坐在这趟去浙江省丽水市的列车上,去看水,去见山。大概是因为水在不同的地方被习俗所养,也染上了不同的味道,虽然它与生命一样古老,老到顽固,老到执拗。与故乡的水相比,别的地方的水好像是另外的水。也许我这样凭空的印象并不准确,可是我倒惊异,为何会有这样不准确的印象?西部雪山上的水,庄严严峻,与凡夫俗子保持遥远的距离;北方的水是硬的,冬天的壶中结成一层厚厚的水垢包裹一汪清冽,那是最后的柔软;江南的水,天生

打春过后,陕南的人和草木一道开始盼雨。山顶和阴坡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,老远望去,像春姑娘攥在手里的一方手帕,雪白雪白的,没有一星半点的褶皱。有时望走眼了,以为是一片片开得很低的梨花,很快又回过神来,拍一拍脑门念叨着,这才几月间,野梨树还秃着枝条哩。

春回大地,最先发芽的一定是黄土地,比黄土地更早感觉浑身痒痒的,是春色满面的老农。他们手心的老茧如一片片被春风拂开的花瓣,隐约能嗅到一股土酿的醇香,从指缝间散开。

去年秋天没有播种的田块,掀开厚雪花的棉被后,懒洋洋地在春风春雨里沐浴香薰。节气的传感,换作春天的声声呼唤。迷糊了一冬的土地已经苏醒,该下地了,是时候开始整地春耕了。

缕缕春风挽着老农的胳膊行走在田坎上,天空湛蓝,溪水淙淙,一草一木都露出早春的眉眼。春光催人忙,像收拾房屋一样,老农开始收拾地面上星星点点的碎石,将发蔫或者枯黄的杂草拢在一起,将田坎上蓬松的植物藤蔓连根拔掉。他们如晾晒庄稼一样,将这些草木的枝叶和藤蔓在田里铺开,让春风的巧手侍弄着。地气升腾,万物昂扬,就连老农都明显感觉到泥土的焰扑面而来,是暖的,也是深情的。一股热流传递周身,血脉偾张的庄稼汉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农活,索性坐在田里,明明灭灭的烟斗升起呛人的烟雾。烟雾后面,是一张张春光丰沛的笑脸。

早春的田垄,初暖的泥土保持着旺盛且蓬勃的生命力。庄稼人要做的,就是让这些和自己一样朴实的黄土地,处处都营造出籽种和泥土受孕的生机。

春光烘焙过后,那些柴草渐渐地蒸腾了湿气,变得蓬松和干燥,已然成为老农想要的状态。卷曲的叶子和松驰的树皮正在表明,春天的日头已经读懂了一场农事安排。奔跑和游走在田里的蚁群,在交头接耳,在搬动酥软

就有一副好脾气,细腻温柔,所行之处都是油油春绿的痕迹,喜亲近人。

浙江与江苏,都有一个“江”字,都是水养的土地。尤其浙江,温州、永嘉、丽水等地名无一不与水有关。好水,悄无声息地泽被万物,滋养乡民。我不喜欢大江大海,人置身于苍茫广阔的水域中,荒无人烟,立刻会有渺小的绝望之感。我毕业后一直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中,满眼都是人。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,我与一位在房地产公司上班的姑娘合租,两人年龄相仿,又有话聊聊;后来我单独去租房一个人住,第一个晚上,躺在床上聆听着客厅的寂静,不禁怀念起那位姑娘。

中国的山水画,单从视觉上,画中山水比人要大得多。一座峻峭的高山,山中隐翠微,寺庙的尖角稍微露一点,指甲盖大,山脚下零星的几点着墨就代表了人。有一首很熟悉的五言诗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这首五言诗所适配的山水,恰恰因为人的孤绝之气所带来的超然阔远,而凸显人的伟岸。原来,人在自然天地中,是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。

只有中国一直赋予山丰富的精神归属之地的期许。“天下名山半属僧”,走,去山上修行去,因为那里没有庙堂之扰攘,红尘之纷杂。要获得清静,就要远离人不可。山,因为高耸,因为绿植茂盛,更因为交通不便,自然没有什么人,安静充斥每个角落。可惜,我的家乡没有山,我也很少看到山。

列车正在驶向一座山,隧道横穿整座山体,眼前漆黑一片,时间有些长,我开始期盼洞头渐显的明亮。我向来没有去山上修行的志愿,因为我吃不了那样的苦。眼前的漆黑不过短暂,山上的孤寂则漫长。我一定在第一天就会想念楼底下的嘈杂;汽车声、小区中的喇叭声、麻将声……但我喜欢登山运动。有次在外地受朋友相邀去登山,彼时心意懒散,朋友说:“心情不好,更要运动。”说是去登山,不过是走人工砌成的山道,也达到登山的目的,总之是向上,克服不想动的惰性。我在半途,看到一个小男孩与他的母亲一起爬山。在遇到阶梯似的小山坡时,这位母亲没有让其走修筑的山道,而是让孩子抓住结实的藤蔓,自己爬上去。孩子爬到中途,往下滑,这位母亲并没有伸手帮助,只是鼓励。孩子似乎受到了一股天赐的力量,紧绷住脸,身手矫健地踏住先前的人所踩出的浅坑,左一下,右一下,爬上去后呼喊母亲也赶快上去。人对于高的景仰,使身心与意志得到锻炼,却不一定是征服,就像人总是把手高高地伸向太

阳,让健康的光洗去严寒。郁结在运动中得以舒缓,这真是一件裨益身心的事。

列车驶过隧道,透过窗户看到山周围的水田,偶有农人弯腰屈背在劳作。稀疏幼小的绿苗,均匀整齐,像是那劳作的人的坚忍。听邻座的浙南人讲秧苗半个月前就插下了,而现在我的家乡不过刚刚割完小麦,恐怕这几天才要放水到田地里。就在昨日,我还看见邻家的宏太太身上背着药水桶,一趟一趟地治地里的草。

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”,布谷鸟的叫声总在清晨。因为农人要起早,所以听得最多,播种的喜悦之心嵌在这叫声的轻甜里。我的祖母在我起床时,为了让我赖床,每每在叫完我后,就唱起这八字歌。我那时并不懂,只朦胧地觉得这调子总使我薄弱的意志得到暂时的鼓舞。割麦我没割过,插禾我做过。看着大人把裤腿撸起来,赤着双腿,站在远处一直弯腰。我觉得好玩,也跟着模仿,所插的禾苗不一会儿全部浮到水面,我母亲只好回头重新补上。等到我再大些时,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插禾了。我每次回去都是为现实的烦恼所拘束着,没有多余的心思再去想这些,尽管还是站在那片土地上,已与童年的时候距离遥远,与家乡也是。

我又看到远处的一个农人在劳作,穿着黑色衣服,袖口衣襟滚上粗粗的几道花边,我自言自语:“衣服很特别啊。”“那是畲族人在劳作,他们以前住在山上。”邻座的人听到了我的嘀咕,就告诉我那是畲族人。畲族,我知道,起源于广东凤凰山,后来因为战乱压迫,挑着担子沿福建、云南、浙江奔逃,巨大的苦楚曾把他们冲得七零八落。最大的部落人数不过两万多人,就在我即将抵达的浙南。回忆起他们的过往,是他们黑色布料的黑色,凝重、坚硬。“现在他们好了。以前住在没人认账的山腰上,后来得到当地的支持,逐渐住到了平地上。现在大家早是亲密无间的同乡人了。”邻座的人末了一句十分随意,说完便又转过头看窗外,不过刚才畲族农人劳作的图景已经过去。窗外依旧是山,是水。

“您是畲族人家吗?”我问。

“是的,我就是畲族人。不过我一直生活在外地。”对方笑容可掬地告诉我,眼里都是满足。不知道为什么,看到对方满足,我才稍许放心。浙南的山水像是动物温软的舌头,舔舐他们,一点点滋养他们。他们蓬勃地活着,就像幼小的绿苗,总能长成结实的稻谷。

列车即将到站,我收拾好行李,与邻座告别。列车上的时光匆匆,又绵长。

田间火烧

□吴昌勇

的泥土,在仔细地观察老农的一举一动。种种迹象表明,庄稼人正在为春天的第一场农事,布置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仪式。

老农抡起板锄,金属的银光在春光里画出一道道弧线。泥土刨开的瞬间,一股浓浓的、黏稠的、清爽的,和陈年老酒一般醇香悠然的气息弥漫开来。仿佛随着每一次锄头落下,就能看见一团团闪耀的春光簇拥而来。这是泥土早早盛开的花朵,是黄土地献给每一个劳动者的花环,是光和热的混合体。老农索性脱去棉衣,在田里挖出一个个丈把长、三四尺宽的沟壑,要为接下来的一场活动做好准备。

“烧火粪哩?”从田坎走过的乡亲搭话道。显然,他们已经明白了这场农事的主题。

“烧火粪哩!种几窝春洋芋,火肥能暖芽哩!”回话的时候,老农并不放下手中的锄头,偶尔还会回头看一眼远处的庄稼地。麦苗开始返青,油菜正在抽薹,一簇簇野桃花开得正艳,几只麻雀正在枝头轻盈地跃动。

那些晾晒在田里的柴火被拖抱过来,一层层压在地沟上,像铺一张偌大的床,平整熨帖,也松软温存。随后,扬起铁铲,铲来过筛的新泥,将这些蓬松的柴草压得更瓷实些,让草木成为泥土之间的夹层。他们抽来事先准备好的几把稻草,点燃后,塞入地沟,如一个露天的窑,一时间冒出浓浓的烟雾,云朵一样飘向远方。这是春天的大地向天空释放的信号,让天空的云朵看见,春天的田里已

经开始忙碌起来,让远山看见,早春的第一场农事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点火仪式。

杂草和树枝噼里啪啦燃烧,地温渐暖,就连老农头顶的空气也暖起来,就连鸟雀的鸣叫也暖起来,如同一个火光盈盈的火炉。不远处的庄稼和草木都将叶子伸过来,无数双大手般围在炉边。被火光照耀的蚁群正在奔跑,很快,又围成一个偌大的同心圆,仿佛这是它们期待已久的篝火盛宴。

这样的燃烧往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,直到火焰渐渐熄灭,升腾的烟雾如喷泉般落下,被烧得发黑的泥土,换成一副木炭的面孔。此刻,黄土地愈发迫切而亢奋地期待接纳每一粒籽种。庄稼汉都红着脸,额头挂满豆大的汗珠,他们知道,烧火粪,是老祖先传下来的田间火烧,俨然是一味偏方,催化大地宫腔受孕的内环境。

春耕过后,黄土地趋于平静和柔和,也变得愈发柔软。随着一窝窝春洋芋在田里着床,陪伴在它们身旁的是一捧捧火粪,是碳化或者熟透的泥土,是杂草的灰烬。黄土地从春风的怀抱里接过一粒粒洋芋籽种,它们在泥土的襁褓里享受一份母性的温热,也多了一份春光的质感。一场春雨过后,一窝窝春洋芋冒出嫩绿的新芽,是那般精神,亦是那般茁壮。在农人亲切的目光中,它们开始主宰这片黄土地。注定它们的生命中有一团火,以成长的名义,照亮根基和叶芽,好似泥土的云彩,光鲜而热烈。

屋场,是南方地区对于“自然村”的称谓。在湖南湖北一带,人们喜欢聚族而居,以姓冠名,称之为“某家大屋”;或以地名打头,后面加上姓氏,来称呼屋场——我所在的这个屋场唤作“产跛周”,说明此处属产跛地界,居民以周姓为主。

年少的记忆中,屋场总下着雨,仿佛上边蓄着一个水库,一扳开关,水就会从屋檐汩汩泻下。那时的屋场,房子靠房子,人家挨人家,顶上烟瓦相连,高高低低;地下里弄互通,平平仄仄;天井接着天井,堂屋套着堂屋,门窗对着门窗……初次进到屋场,会分不清方向,不知里面有多深。雨天串门,由东至西,从前到后,可一径走在屋檐下,没打伞身上也不会打湿。想象过,从空中看,整个屋场该像一顶烂了边、破了洞的黑斗笠,那棵远近知名的大樟树,就是从破洞中探出的一撮头发。

屋场的前后,大家约定俗成,分别叫门前和后背,皆有水圳流过。这里的人出门,总会交代一句,到门前或后背去。屋场的排水,前半部分先流进两口大池塘,水满后再排到门前圳里;后半部分直接汇入后背水圳。为防止火,屋场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池塘。那时的房屋,大都是砖木结构,家家门户相连,必须具备有充足的灭火水源。一旦失火,人们就敲锣呼救,男女老少全出动。屋场内有两口水井,一口在门前那个椭圆形池塘边,一口在后背即我家的西厢房后。两口井的进水出水最终都是同源同流,屋场人从来就是一家。

老人们常言,过去整个屋场也就百十来人,炒一竹筒豆子,每人都能吃上一小把。几十年繁衍生息,人丁逐渐兴旺,屋场现在有了五百多口人。若办红白喜事,每家来一个,八仙桌刚好坐满八桌。屋场人大都姓周,另有三家杂姓,也沾亲带故。其中,“周姓”有严格的族谱,“宗林显声名,奇才光上国”,这些辈分用字颇为讲究,过去续谱时由各房头共同制定。单个字是辈分,连起来成句式,还讲究对仗,别有寓意。

屋场的房子,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错落有致。房墙平地起,头几轮都砌红石,到窗户高时就用土砖。一色木窗,窗棂或圆或方,都不装玻璃,从街上扯来厚实的塑料膜,牙膏盒剪成拇指大小片状,用小鞋钉钉上去。木制门,开关起来吱吱呀呀,门边墙上还留着猫狗洞。

堂屋里,犁、耙、蓑衣、斗笠、竹篾盘、木扁担等物什挂满一壁,扮禾桶靠墙静立,门弯里还竖着老水车。屋场的几处天井,用青砖砌成,里面蓄着半满的水,周边爬满青苔。伢妹子在边上打纸板、玩算盘子,不小心总会掉落几只。大点的小伙伴会折纸船,丢到水面漂满一天井。

雨中屋场,分外宁静。外面一个世界,雨水直接落在田野;屋场一个天地,雨水先降到烟瓦上,顺屋檐而下,滴到天井里,通过明沟暗渠流出去。屋场人认为,没经过屋面的水是生水,经过了则算熟水,沾染了人间烟火味。雨不大的时日,这家阿哥戴斗笠才回,那家小妹又打伞冒雨出去,或到菜园摘菜,或下田里放水。刚摘回的青菜,绿油油躺在黑铁菜篮或黄篾簸箕里,新润。才挖开过田泥的锄头,明晃晃荷在肩上往下滴水,锐亮。雨后,日头露脸,屋场晒得懒洋洋,伢妹子最先跑出来。远看,土墙烟瓦倒映在门前水塘里,倏地几只白鹅跳下去,整个屋场一漾一漾。大人们牵出大小水牛,往河滩上、田埂深处去吃草,哞哞叫唤。在春天,常有人放风筝,飞得比大樟树还高。

从早到晚,屋场处处充满着生机。

清晨,公鸡啼过几遍后,麻雀、喜鹊又叫满一屋场。天还没泛出鱼肚白,就有人起床劳作了。打豆腐的早早开工,吱吱呀呀是擂浆的声音。田里有人赶早放水,水车不断转动,响得分明。屋场前后的水塘,白雾蒸腾,逐渐散开,映出天上云霞。长脚的水蜘蛛,在水面飞快漂过。水塘的石桥边,逐渐有女人家边洗衣物,边思忖着今日的活计。鱼儿浮出水面,被路过的孩童瞧见,就是一瓦片打过去,鱼儿瞬间沉下,瓦片还在水面翻飞。

日上三竿,小孩上学去了,大人下田做事,老人出房晒太阳。搬把凳子,手杖放一边,屋里养的狗乖巧趴下。别家的猫路过,狗立马惊起,狂吠不止。那猫也毛发竖立,嘶嘶作声。老人骂,扁毛畜生,不得安生,就是一手杖打去,猫狗疾跑,顿时鸦雀无声。

猪栏里生猪叫唤,许是还未进早食。出门寻猪草的大嫂,提回满满当当一篮空心菜,往猪栏中丢下,就忙活别的去。有女人家准备串门,昨夜就想好的话题,不知会要打几个哈哈。屋场早间,总这样不得消停。

屋场人将白天以午时为界,分为上昼和下昼。早饭后,午餐前是上昼,一般是各家各户忙碌过,男人下田,女人收拾菜园。午饭时节,兴许有人家会对火。所谓对火,就是几人各出某样物料,互通有无,一起张罗吃饭。一家人围满一大桌,男女大小吃得热火朝天。

日头在天上打滚,天气晴好的时节,会有钓鲢鱼的人进屋场。到池塘边、石缝里,找鲢鱼洞。蹲下,用手打出声响,引诱鲢鱼。单车钢丝做的钓钩,上面穿着长长的蚯蚓,往洞里伸进去。极度需要耐心,偶尔钓出一条要费半天工夫。小孩在一旁围观,那些钓出来的鲢鱼个头巨大,在竹篾篓里盘成几圈。

等天色渐晚,田里做事的人收工,出去放牛的孩童们将一头头黄牛、水牛牵回,哞哞叫声不断。很快,各家各户生火做饭,个个烟囱冒出白烟。这边,蒸火焙鱼;那边,做蒿子粑粑。来客的人家,去街上称了新鲜的肉和鱼。

晚饭后,大家走门串户,坐到一起闲谈,说道东家卧房叫得起劲的灶马蟋是父还是母,西家窗台下土墙上粘粘虫一天画出几几亮白印迹,南家二层楼上大老鼠生出一窝粉红的小老鼠,北家房梁上旧燕归来加垒了新窝。

偶尔某家请人来唱评戏、说书,老少男女坐得满满当当。说唱的是传统老段,如薛仁贵征西、呼延庆挂帅、杨家将故事等。祖父经常双目紧闭,两手抱着后脑勺,跷二郎腿,木椅往后靠,鼻子里哼出声来。我见那唱者,手抱木琵琶,是个瞎子,油灯下表情似笑非笑,神采飞扬。那时的价码,主家出一升米,听评者出钱两角,直唱到午夜三更。一些小孩听不出所以然,很快伏在大人身上睡着。

天上的月亮或瘦削或丰满地挂着,几声犬吠,忽又躲入云层。屋场外,水田映月,蛙声随风。蛤蟆叫,好困倦,屋场终是静静睡着。一天悄然到头,正如屋场人言,日子飞过去了。

现在,这些俱成旧事。不知何年开始,屋场人纷纷拆老房起新屋,都独家独栋,门户敞亮。外面人进到屋场,不会再有深不见底的感觉。我既欣喜于乡亲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,也总是忘不掉老屋场的当年月色。

屋场深深

□周岳工

新天

七